

人潮拥挤,我们只随着大家走。看到台阶就上台阶,遇到桥就上桥。密密匝匝环上来的道路一圈复一圈,使人如在一只敞口的表盘里绕着。直到我们随着人群走到桥的当中,直到看见天后宫:黛瓦木门,殿堂式飞翘的屋顶,正远远歇在一片绿地中。

我们久久凝视它。长那么大,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它。它曾是上海历史上规模最大、形制最全、规格最高的妈祖庙。据说1896年,李鸿章出使欧美诸国以及之后的五大臣出洋,出发前都在此驻留并在天后宫上香祈求平安。在时间的纵轴线上,在通辽达海、因水而兴的上海滩上,多少代水手曾来到这里,低声囁嚅心底的愿望。

此刻,一百多年后,站在新开张的苏河湾万象天地的桥上远眺天后宫。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此刻我们几个人眼睛里看到的,和慕名来打卡的游客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这些新商铺的下面,曾有一片弄堂,那里曾有一间屋子,是我们共同的外婆曾经的家。

本地童谣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我小时

“央企小干部”是蔡祥军的谦称。可心底里,这位“上海工匠”对自己的专业,是骄傲的。

听听他对我这外行的“科普”:“化工是工业之母。我们做的精细化工,相当于这行业的‘芯片’……”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琢磨聚烯烃及其催化剂应用。日常生活中的保鲜膜、电视机壳、化妆品瓶、汽车油箱等,都是用聚乙烯做的。

我好奇:功成名就的上海立得催化剂有限公司老总,有着怎样的起步?“60后”农村娃蔡祥军,当年抱着“有大学上就不错了”的朴素想法,考进江苏化工学院。谁知“一考定终身”。他毕业去了中石化属下的齐鲁石化。七年后,中石化调员工去广东支援茂名建设,他又入选。恰逢中石化投资布点,蔡祥军有了施展才干的机遇,翻译外文资料、编写培训手册、带教技术队伍,从工程师做到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再到设计院院长。那年头,中国的聚乙烯生产装置,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有一天,人家不卖设备了,要你直接买他们的产品。催化剂受制于人,成了中国人的心头之痛。

世纪之交,聚乙烯生产装置被纳入国家重点工程。蔡祥军的命运之舟,由此驶向上海——在金山的荒滩上,建起中石化、上海化工研究院合资的催化剂厂。

大名“立得”,是蔡总起的,取Leader(领导者)的谐音。没错,他发誓要领跑这个行业,就像美国领跑世界工业。

2001年百日建厂,抢占市场。2005年之后,立得在传统市场上的性能、价格、技术服务就已超越了美国同行。原先的市场格局被打破!“不过,美国的先进技术放出来,原创比我们好,我们还得跟跑;但做好了,就比美国好。”蔡总清醒而自信。与外企,从跟跑变成了PK对手。160人的小企业,税收竟超4000万元。

蔡祥军并不沾沾自喜,而以“如履薄冰”形容这么多年的心态。“央企小干部,要对国家事业负责,任性不得!”他怕公司倒闭,员工不得出去找工作。“虽然企业不是我的,我57岁了,快退休了……”但还有两个难度很大的项目,得赶在退休前办好。

如此大家长似的劳心劳力,让我想到一个年代久远的词:老干部。

不过,蔡祥军也不无得意——

他富于人脉,意志力超强,拼命干出成果。“我本身是这领域专家,想拼过我?”啧啧,口气跟业绩成正比。

去年四、五月,货运不出去,同行赛科、上石化都停产了。“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不干,但我们就是要干!”立得有116名员工住在厂里,科研、生产、销售、采购、供应、物资调配都没问题,虽然成本增加很多,但产量逆势上扬,还凭着供货又好又快,抢占了俄罗斯、中东市场,弥补国内损失。中石化有七八家催化剂厂,仅此一家劳动生产率翻一倍。蔡总领着大家种菜、采野菜,还不忘给居家的员工送菜。因为“职工得管,不能丢给社会”。工余,专题会、业务学习连轴转,以前想做没时间,精力做的都补上了。两个多月的集体生活,对以往没住过集体宿舍的员工来说,终生难忘。

徜徉在立得厂区,丝毫闻不到“邻避企业”的异样气味。白鹭出没的雅致湖,养鱼、养羊、养鹅,种蔬菜……谁会想到,这原是河道截断后的一片荒废水域。安全环保,22年无事故,立得是中石化首批绿色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这,又是蔡总的得意之处。

创花梳头

沈轶伦

候,这座外婆桥,具体一点就是河南路桥。总是一下桥,母亲脚步就急切起来,牵着我的手也攥紧了,我们快速走进一条弄堂,是一重又一重一模一样的房屋构成的长长的走道。沿路有人晒太阳、有人在洗鱼,有人在高处推开窗晾晒衣服。似乎所有人认识所有人。一张张围过来的脸张望着我评价:活脱脱像阿六,或者说,还是阿六更好看。阿六是我妈。阿六在外,是一个职业女性,有

另一个名字,有一个社会身份,是一个家里的妻和母,但走到这里,她走回童年,她的名字又归于阿六。她松弛下来。

我记得,阿六指给我看,这是晒台,她小时候在这里做煤饼。阿六也指给我看,这是煤炉,如何用四个步骤才能烧红一只煤饼,如何在关炉门时又保持小火不灭。对于我们这代孩子来说,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技能了,因此听着只觉得有趣而不能察觉其中的甘苦。

阿六说,她曾在凌晨三点出门去为全家排队买菜差点被挤晕过去。为了补贴外出插队的哥哥,家里曾不得不卖掉一只红木大橱。阿六说她还记得那大橱四只脚上的小小雕花的模样。还有她童年里小小的温存,那是她爸爸单独留给她一只肉包子,她珍惜地啃啊啃啊,啃了很久,才啃掉外面的皮,小心翼翼地,把肉馅留到了最后。

有一个夜晚,为了赶第二天早班火车,我和她睡在外婆家过夜。这时她不是阿六而是警醒的母亲了,我记得她搂着我,让我睡在一只电视里古代人才用的高枕上。这是我印象里在石库门里度过的唯一一晚。清晨天还一片漆黑,外婆过来把我们叫醒。八仙桌上放着滚热开水冲的泡饭和一碗从柜橱里拿出来的盐水煮发芽蚕豆。那么多年过去,我总还记得那发芽豆的味道。

我从来没想过,在这里成为弄堂之前是什么?

1876年,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在这里铺设。差不多20年后,淞沪铁路又在此基础上开建。新事物的到来,让河

“人才人才,都是人才?”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考虑在上海买房时,美甲店店主孙小姐这样答道。她的意难平在于自己不符合人才标准,无法享受该区域优先优惠购房政策。小孙今年27岁,目前和男友感情稳定,她挺想结婚,想在30岁前把孩子生了,但买房是个跨不过去的坎,看来看去还是只能先在家乡买个房,也算有了婚房。但两人都在上海打拼,家乡买房只是为了给父母有个交代,无论从投资还是自住角度都是下策。姑娘给我算了笔账,她的美甲店目前因为租金便宜还能撑着,但这里的主要客源是周边的大学生,明年能否存续难说。男友目前工作稳定,但收入不吃不喝积攒十年也攒不出上海郊区一套小房子的首付。上海的房子买不起,老家的房买了就是白背债,于是过年是否回乡买房、年后是否还回上海,成了两难。我劝她,现在周边房价

南北路有了“铁马路”的称号,也带动了周边的地块飞速进入现代化。是因为这些,所以一百年前,外祖父的父亲从宁波到上海来时,选择了在这里落脚吗?他一定见到了天后宫吧。作为异乡人,他感受到被庇佑的安慰了吗?

那我不认识的,却站在我家族树前端的人,在这里用“小黄鱼”顶下房间,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由于他的选择,自此随着上海百年间的潮起潮涌,聚散离合,高低起伏着。有了我和表姐妹,穿梭着在弄堂里躲猫猫的后来。

差不多我上小学那会儿,外婆家就动迁到了浦东。所以后来我也不分清,我对外婆家弄堂的记忆,有多少是我自己的印象,又有多少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母亲一遍一遍和我说了后,从她的童年直接移植到我脑海里的画面。直到我们来看新开张的苏河湾万象天地,从这新建的商场的桥上眺望天后宫。

我拍了照片发给母亲。母亲说过,她小时候常去天后宫玩。地段医院就在天后宫边上。上海解放后,天后宫当过学校、住过人,里头还有过一个棺材铺。木工在宽敞的庭院里切割木料。那时,从宁波来照顾他们的老祖母,总是会特意去买一些刨花。能做棺木的都是上好的木头。这些从榿木楠木榆木上刮下来的刨花拿回家浸在水里,泡出胶质来,用这水梳头,滋润养发。

母亲说,她祖母不论怎么忙,那油亮的发髻总是一丝不乱。她至今还记得那刨花水的香气。

编织毛衣的技能。最早有据可考的毛衫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带,采用的是单针织法,一根针和线编织多个线圈的技术,更像是穿针引线的缝制。

据说,欧洲最早擅长编织技术的人群,是西班牙天主教皇室雇佣的穆斯林织造匠。从资料上看,毛料编织技艺传播路线也是从中东出发经过地中海传往欧洲,再借着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普及到美洲。市场规律亘古不变,哪里“穿暖”的需求,织毛衣的技巧就会传到哪里。



还是关于味道。

盐发芽蚕豆和特供肉包子的味道,八仙桌上开水冲泡饭的味道,楼梯扶手上被经年累月擦摸过的木头的味道,挂在窗下的腊肉腌鱼的味道,还有弄堂角落青苔的味道,弄堂门口卖炒货的味道。还有记忆里外婆雪白的皮肤和她身上的味道。这是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的味道。

我没见过凌晨的菜场,没有见过那位发髻紧紧的妇人,一如现在这世界上不再有我的外祖母的身影。从河南路桥快步走过来,不管走多快,这世界上也再没有那样一条散发各种味道的弄堂可人。如身后商场里的自动电梯,随着我的年岁渐长,前头的台阶逐一消失在时间的尽头。

苏州河北的这一方田园从空旷地带变成铁路,从铁路又变成新的轨交。一如天后宫盛大地建起,又归于沉寂,如今又在新兴的商场里获得新貌。也如许许多多普通上海人的弄堂,出现过,承载过,挤满过各种生活的细节和喧嚣,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告别,消失,融入城市的肌底。

这里头没有什么英雄传奇,但每一个在那晚我走进弄堂时见过的家庭,都是慢慢在这座移民城市扎下根来后,与生活搏斗的传奇的展示。如天后宫里刨花的味道,从向死而生的棺木上剥离下来,被轻轻装进一只收衣,带回家,带回日常,下一下,曾珍重地梳理过生命的发丝。

三四百年前,在爱尔兰西海岸的阿兰群岛,渔夫的妻子为丈夫织了带有氏族图案的毛衣。她们心灵手巧,用“绞花”“菱形”“之字形”针编成的毛衣厚实防寒,也便于在遇到海难时辨认穿着者的身份,这些古老的针法至今是经典款毛衣里的元素。

创新,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玩一些花样。创新说不难也难。中学时代,我有一件天蓝色的圆领毛衣,那时流行双层高领,我妈没问我的意见,就用鹅黄色的毛线接续了一段可翻两

人考虑去留……所有去留之间的衡量取决于对幸福的定义和对自己的定位,很多人对幸福进行了重新定义,对自我也进行了重新定位,这种内省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好事,当人们更听从自己的内心追寻幸福的本源时,城市因居民的追求更美好。对于平凡的个体来说,居住地的选择纯属个人选择,无论他们坚守原地或重新出发,我们都应送上祝福。

从《北京人在纽约》到《艾米丽在巴黎》,这些体现文化冲突的影视剧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国家的竞争是城市的竞争,而城市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有能力在任何

一个城市立足生根、安居乐业的人拥有选择权。在人才自由流动的现况下,城市的治理能力尤为重要,如何打造人性化、智慧化、文明化的现代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值得深思。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时间里,人们见证了中医药的效果,而“清肺排毒汤”能使轻症患者较快退烧,且不同程度缓解症状。对这个方子,专家特别给出了提示:如果有条件,每次服完药,可加服大米汤半碗,而舌干津液亏虚的,可以多服至一碗米汤。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米汤,能被写进诊疗方案?其实,清肺排毒汤这个方子是将四个古代的名方融合在了一起,包括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和五苓散。

这个方子的重点是驱邪,为了保证身体的驱邪能力,方子里用到了白术、茯苓、山药这些补药帮助健脾,米汤就是与他们为伍,借此来生津液。中医说的津液是汗液的源泉,身体津液充足了才有足够的底子出汗,从大的方面说,汗出才能驱邪外出,从小的方面说则是汗出而烧退。

大米汤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食物,已不是第一次在重病治疗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了。早在1800多年前,中医的退烧名方中,大米就是重要的一味药,吃药之后喝米汤的办法首见于东汉时期《伤寒论》里面的白虎汤,白虎汤是中医清热退烧的名方,其中只有四味药,石膏、知母、甘草和一把大米,其中,大米充当的是补药的角色,因为大米是入脾经的,通过健脾养胃,使汗液有足够的生化来源。一个人能适度出汗,意味着有足够的正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米汤或米粥就不是简单的

食物,在治疗感冒发烧中,它是扶正祛邪的必须。我们平时退烧时,如果是单纯地吃药,就远没有在吃药前后喝一碗米粥效果好,这个粥最好是大米粥。

很多中医大夫在自己或孩子发烧感冒时,会用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生石膏和小米直接一起煮粥,靠喝这个大米汤也能把体温降下来。办法很简单,生石膏20—30克,根据体重、年龄和发热的程度来微调。加上大米30克或50克一起放在锅里,就像熬粥一样,熬到大米软烂就可以了,石膏的渣子不用喝,只喝这个米汤,这也是“白虎汤”的简装版。感冒大多是病毒性感冒,而病毒本身就没有特效药,唯一的治疗就是退烧之类的对症处理。石膏就是中医的退烧药,它不仅能退烧,还能清热,在体温降低的同时,内热也会减轻,所以比单纯降体温的西医退烧药更能针对内热的病因。石膏能发挥出如此疗效其实是因为有了大米的帮衬,米汤或米粥给身体补足了“津液”和出汗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中医常说的胃气,中医讲“得胃气则生”,意思就是在治病过程中,病人的胃气、饮食能力决定了疾病的转归。这也是大米汤跻身“国家权威处方”的原因。

随着防疫措施的调整,很多人都会中招,发烧是最常见的症状,退烧过程中,大米汤就是最好的饮品。(作者为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层的高领。我欲哭无泪!先不说天蓝和鹅黄两个颜色搭不搭,冬天肯定要戴绕脖两三圈的长围巾,配双层高领就多此一举。再说,双层高领也不适合没有天鹅颈的我。还有个致命的原因,接续的那部分毛线高领太窄又太紧,穿上后喘不过气,这绝对是一次失败的创新。

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穿过手工织的毛衣,现存唯一一件浅咖色中长毛衣没穿过几次,我打算送人。这件毛衣没过时,也不旧,因为是高领,我穿着不好看,那就去装扮别人吧。



杏林夜谈

米汤,发烧时最好的饮品

倪欢欢

认识这样一位上海工匠

潘真



瑞雪 王文明 作

天气越来越冷,翻箱倒柜,我找到了仅有的一件毛衣,中长款,松垂的高领,浅咖色。这件毛衣买于N年前,现在看好像也没过时。小时候,大人小孩都有毛衣。一到冬季,不同颜色和针法的毛衣轮番上身。上世纪九十年代,单身女子把织毛衣当成消遣,已婚女性则任务艰巨,要抓住空闲时间给全家老小织毛衣。

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结网捕鱼,显然早已掌握了编织技术。是他们发明了毛衣?考古学家通常认为,是与牛羊朝夕相伴的游牧民族发明了

时尚